

当代长篇反腐小说系列

常新人 著

破天有眼



常新人 著

蒼天有眼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陈淮涛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王 颖

苍天有眼

常新人 著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深圳市彩帝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1 / 32
印 张 11.125
字 数 260(千)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数 10000 册

I S B N 7 - 80615 - 775 - 1 / I · 201

定 价 19.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初识汪老板.....	(1)
1. 名模登场.....	(1)
2. 神秘的别墅.....	(13)
3. 男人的漩涡.....	(32)
4. 彩虹里的王子.....	(58)
第二章 广厦千万间.....	(74)
5. 神通广大黄玉林.....	(74)
6. 陷阱.....	(98)
7. 心病.....	(121)

第三章 狐狸尾巴	(145)
8. 云遮雾罩的女郎	(145)
9. 李仲的礼物	(167)
10. 北山淫窟	(195)
11. 师生进言	(203)
第四章 猖狂一跳	(213)
12. 夜访贾母	(213)
13. 美人计受挫	(229)
14. 龙凤山庄的阴谋	(248)
第五章 祁山枪声	(277)
15. 常书记的烦恼	(277)
16. 山坳里, 举起手枪	(297)
17. 红螺钟声	(326)

初识汪老板

第一章

1. 名模登场

贾虹满脸不高兴，气冲冲迈进后台的化妆室，手中的意大利手提包往桌子上一扔，便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天花板发呆，生起闷气来。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香水味，获奖的名模们陆续赶来了。有的在试穿表演服装，有的在精心着妆，还有的在悠闲地吸着香烟，更多的人凑在一起，悄悄议论着什么。

贾虹是今晚的准皇后——“皇后杯中华时装模特大奖赛”亚军获得者。能在数百名佳丽中脱颖而出，已是十分不易，可她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三天前，组委会便传出消息：冠军王娜娜、亚军贾虹、季军李艳艳，贾虹的好友王蓓蓓仅得了个第十名。

消息传出，立刻像一滴水掉到油锅里，愤怒声、叫骂声响成一片。

那天的决赛是在著名的长城娱乐宫举行，声势浩大，场面热烈。主办者请来了电视台的记者，决赛的实况全社会一目了然。与这个社会该怎么样的没有怎么样，不该怎么样的却怎么样一样，老百姓的感觉是，该上去的没上去，不该上去的倒上去了。至于为什么，评委们早就准备好了一大堆“台词”。只有圈内人心里明白：模特大赛，赛的是权力和金钱，最终是权力和金钱的角逐！

谁不知道，王娜娜榜上的是权势显赫的张局长，陪张局长一年多了，关键的时刻张局长当然不会眼看着皇后的桂冠落到别人头上。

这一次贾虹也憋足了劲儿，志在必得。一来，她在模特这个圈子里混了几年，对自己的先天条件心中有数，绝对可以胜过娜娜；二来，李仲为这次大赛捐了钱，评委们怎么也会给点面子吧。

“你的二十万元到底怎么样啊？”想到娜娜傲慢的样子，贾虹心里总是没有底。入夜，她偎在李仲的怀里，不放心地问。

“那还有问题，王大中那小子亲口对我说的，这次评奖一定要对得起我那二十万元钱，你就放宽心吧，我的小宝贝！”李仲顺势把贾虹揽进怀里，翻身压在她的玉体之上……

王大中是这次大奖赛的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当然也是评委会的操纵者。组织赛会要有资金支持，租场地要钱，请评委要钱，哥几个忙了一场，总不能白忙，也需要钱，可这钱从哪里来？为筹措经费他伤透了脑筋。最后还是李仲解了围，从自己的公司里捐出二十万元，凑够了经费。但条件只有一个，贾虹一定要摘桂冠。

古城的春光一片明媚，粉红色的桃花、淡黄色的迎春花

和洁白的梨花争相竞放，风沙开始肆虐，像雾一样的天空迷蒙。

决赛那天，贾虹一看娜娜的神气就觉得不对劲儿。

那天晚上，夜幕初降，各式各样的路灯、彩灯、霓虹灯把古城装饰得流光溢彩，一派大都市的繁华景象。

长城娱乐宫门前分外热闹。谁都知道这是高水平的时装模特大赛，都想一睹最后入围的佳丽们的风采。黑市的票价已被炒到了五百元钱一张，等在门前买黑票的仍然不少。

李仲的“蓝鸟”穿过熙攘的人群，驶到娱乐宫的后门。

就在贾虹钻出轿车的一刹那，一辆凌志也接踵而至。车还未停稳，娜娜喜笑颜开地下了车，朝着车上的一位秃头男子一个飞吻：“拜拜！”

“哟，你今天真漂亮！”娜娜一边登上台阶，一边眉飞色舞地向贾虹凑了过来。

“完了，这个狐狸精一定使上劲了。”贾虹心中暗暗叫苦。这几天她躲在房里练台步，有人悄悄跑来告诉她，你还在这里傻练什么呀？都这时候了，练的不是这个啦！她知道，来人说的练的是关系，谁的关系硬，谁就是皇后。可她相信李仲，李仲向她打了保票，不会让她失望。

她与娜娜在一起的时间也算不短了，对娜娜的脾气秉性已十分熟悉。这是一个外向、开放而又特别讲求实际的女子，她的那张脸就是晴雨表，她高兴的时候，不仅话特别多，还满脸喜气；遇到了不高兴的事儿，也立刻写在脸上，脸抻得摸都摸不到头。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桂冠落在娜娜的头上。

贾虹怒气冲冲地找到李仲，横眉怒目：“你的二十万元钱打水漂了吗？！”

李仲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来到王大中办公室，这位主任大人哭丧着脸，讲述了真情。

原来筹划的好好的，贾虹的冠军。哪想到最后一天张局长亲自来到了组委会办公室坐镇。

“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张局长一副体恤下情的样子。他平时一直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专抓大事的领导干部，从不陷在具体事物之中。可是，今天他却转变了作风，深入基层了。

张局长的到来立刻打乱了组委会办公室的计划。王大中立即召集了会议，向张局长做工作汇报。

“我只是来看看大家，顺便把我听到的群众意见转告给你们，具体的事情，还是你们定，我不了解情况嘛！”张局长的一番话说得天衣无缝，没有任何错误。办公室的人都退出去了，张局长才把他的“群众意见”抖了出来：“群众一致反映王娜娜表演的最好，你们在评比时可要尊重民意呀！”

张局长特意把“民意”两个字加重了语气，拖了个长音。

王大中在机关里混了二十几年，机关里的明争暗斗他见的多了。中国的一些机关可以说囊括了世界上人际关系的大全，曲意奉承的手段，阳奉阴违的嘴脸，阴谋和阳谋交替使用的伎俩，为迎合领导甘愿当个太监的角色，可谓应有尽有。王大中也是个一点就透的聪明人，自然明白张局长深入基层的重大意义，更清楚他所交代的民意的份量。

“我们一定充分尊重民意，一定尊重民意。”他卑谦地说。

将张局长送到门口，张局长一拍脑袋：“噢，差点忘了告诉你，你的正处级问题我帮你要了一个指标，忙完了大奖

赛就上局务会，有我在，没问题的。”

王大中在副处长的位子上整整干了七年，那个正处的位置已经盯了多年，眼见脸上的皱纹一天比一天多，张局长却一直以正处级指标已经占满为由，迟迟不予“转正”。听了张局长的话，王大中立刻连声称谢。

当然，张局长的这些许诺，王大中是不能讲给李仲听的。

“张局长指名娜娜为冠军，说这是民意，我怎敢不按领导的意思办？无能为力，无能为力啊！”

正在王大中一个劲地向李仲道歉时，门“砰”的一声被一脚踹开，一个猛张飞一般的年轻人闯了进来，破口大骂：

“王大中我操你姥姥，你要老子，是不是？”

“有话好好说嘛，怎么骂起人来呢？”王大中一脸的惊恐。

“骂你是轻的，老子还要揍你呢！”

这又是一个没有满足愿望的主儿。不知因为钱没上够，还是被哪一位当权者顶了，他的“女朋友”原定进前10名，但却被刷下来了。

李仲没有心思听他们争吵。事已至此，没有什么办法了，他悄悄地退了出来。

一连几天贾虹没有出门，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个人闷气。

自从当了模特，她的生活大大改善了，她与好友王蓓蓓合租一套两居室。

“虹姐，今晚的颁奖晚会你到底去不去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蓓蓓就开始做准备了。

蓓蓓与贾虹不同，她知道自己的条件和能力有限，能得个第十名就相当满足了，她想在今晚的晚会上大出风头，好

好展示一番。

贾虹仰面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我的好姐姐，你说话呀！”蓓蓓扔下手中的眉笔，冲着贾虹嚷了起来。

“你愿去你去吧，我是不想去了。”贾虹翻了个身，硬梆梆地扔过一句话。

自从李仲向她传达了娜娜夺冠的内幕，她的心里就憋着一股火。我贾虹哪点比不上她，她不就会在男人面前发贱吗，不就是傍上了张局长那头蠢猪吗！

贾虹由张局长想到了李仲。她相信李仲向她讲的内幕不会有假话，但却开始对李仲的能量打起折扣。她一直对李仲办事是放心的，跟他这么多年，还真没遇到几件摆不平的事儿。在她看来，钱是万能的，钱是所向无敌的开路先锋，什么难事儿，只要花上了钱，难也不难了。

这一次李仲裁了，他裁到了那个张局长身上了。张局长手里有什么？不就是印把子权吗！

她仿佛看到，支撑着娜娜夺得“皇后杯”的是一支充满魔力的权杖。

“权力比他妈的金钱更管用！”想到这，贾虹自言自语冒出了一句。

“你那个李仲不行了，他那几个钱，好干啥？”蓓蓓一边往腥红的唇上涂着唇膏，一边奚落道。放下唇膏，蓓蓓俨然一个学者：“这年头我他妈的算看透了，虽说钱可以买来权，但当钱和权较劲的时候，钱还是斗不过权啊！”

“是的，钱斗不过权！”贾虹重复着。

“没看到报纸上曝光的那些跑官、买官的人吗？”蓓蓓接着她的高谈阔论：“他们为啥舍得花那么多钱买官？花出去五万，不出三年，十个五万也捞回来了。这个年头还得

有权啊！”

“好了，不说这些了，虹姐，我看你还是去吧，得了个亚军也算可以了，想想咱们姐们刚来这儿的时候，能有今天也算不错了。再说，今晚你应该好好亮亮相，让大家看看，到底谁该拿第一。再说了，这次要是不去，下一次可就没法参赛了。”

蓓蓓最后的这句话打动了贾虹，不仅因为王大中在道歉的同时又向李仲开了一张空头支票：下届一定让贾虹当上皇后，她想在今晚的表演中展示自己的风采，把那个靠卖屁股拿到第一名的娜娜比下去。

贾虹懒懒地坐起身，伸了个懒腰：“对，我应该再去和娜娜较量较量。”

在人生漫长的旅途中，常常一念之差，便可以使一些人或者走进地狱，或者步入天堂。

贾虹当然无法预测，这次表演，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房间里的香水味愈来愈浓，表演晚会就要开始了。

经过一轮一轮的淘汰，只有今晚的十名幸运儿站在了领奖台上，接受人们的鲜花和祝福。可是，这些幸运儿似乎一点也感受不到幸运，她们对这场角逐的公正性不断地提出质疑。

“什么狗屁冠军，那里的猫腻谁还不知道！”说话的是一个圆脸姑娘。

她的先天条件好，在这个圈子里混了五六年，为的就是要拿一回冠军，然后跟着她傍的那位香港佬去香港享清福了，可她仅名列第五。

“你们呀，太天真！”随声附合的一位模特叼着香烟，仰起头轻轻吐出一堆烟圈：“就那么回事嘛，如今这个大赛

那个大赛，不管名堂叫的多么冠冕堂皇，那些拿第一的有多少是真功夫？”

“没听说吗，现在什么都可以经过修补手术，甚至那层‘膜’也能补得完整起来，摇身一变又是一个处女，你们还那么认真干嘛？”圆脸姑娘激动得站了起来。

一阵轰堂大笑。人们的愤怒、不平，都发泄在这阵阵狂笑声中……

这时，有人喊了一嗓子：“准备出场了！”

宽敞的大厅灯火通明，晚会会场的布置显示着主办者浓郁的艺术修养。

淡黄色是大厅的主基调。四周的墙壁是淡黄色，名模们表演的舞台也是淡黄色，工作人员身穿的礼服是淡黄色，连各式各样的灯饰发出的光也是柔柔的淡黄色。

大厅里，人渐渐多了起来。

西装革履的先生们在交头接耳谈论着什么，花枝招展的女士、小姐们则利用表演开始前的时机，像一只只蝴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忙于交际。

摄影记者们早已在台前摆上了机器，将镜头对准即将出场的名模们。

“让开！让开！”大厅门前的人群出现片刻的骚动，一位年轻人在前面开路，在他的引领下，一位微微谢顶、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他五短身材，名贵笔挺的淡灰色西装，遮掩不住臃肿的躯体。一条方格真皮领带系在头与肩紧紧连在一起的颈下。他的眼睛不大，却在不停地用余光扫射着周围的男男女女。

贵客在前排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嘈杂的大厅慢慢静下来了，人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舞台上。

演出开始了。主持人一袭红色长裙，分别介绍了今晚表演的十位获奖名模。

在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中，音乐渐起——

第一位出场的是冠军获得者娜娜。

她今晚显得特别兴奋，尽管竭力掩饰自己，兴奋还是毫无保留地写在了她那张脸上。不服气怎么样，皇后的桂冠还不是要戴在小姐我的头上，你们嫉妒呀，你们有本事也去傍一个更大的官嘛！

娜娜的心里是一片明媚的阳光，成功的喜悦充溢了她的全身。我是皇后，我是皇后，你们谁能比得上我！

她穿一件红黄绿相间的套裙，肚皮露在外面，给人以花俏放浪的感觉，过份的得意使她的台步动作过份夸张，引来一片喝彩声，其中也不乏一些倒彩。

台下的那位贵客正襟危坐，不知是见的多了，还是根本没被打动，面部没有任何表情。

贾虹出场了。

伴着轻柔的乐曲，她像一片云，似一阵雾，又如同一阵和煦的风，从舞台深处，款款飘来……

盈盈绿水，浓浓春色，荷花仙子灿然开放，明媚的阳光簇拥着她，温柔的春风拂弄着她，似乎天地间的万物都在赞叹她的美丽，都在为她的玉洁冰清而歌唱。

刚刚亮相，人们立即被她惊人的风采迷住了。掌声、喝彩声响成一片，摄影记者们纷纷按动快门，拍下这美的瞬间。

贾虹穿一件洁白如雪的丝绸夏裙，丝绸的洁白和她肤色的洁白相映成辉，衬托着她玉洁冰清的高贵气质。那一头飘逸的秀发，如同黑色的瀑布，随着她富有节奏的台步，轻轻飘动。瓜子脸上，弯弯的眉毛下，两只大而亮的眼睛，时而

平静中隐隐流泻出一丝阴郁，时而清澈得如同一泓溪水，时而像两颗嵌在夜空的黑宝石，发出了撼人心魄的热烈光芒。这光芒好似一束束火焰，射向哪里哪里就要被点燃、被熔化。

贾虹轻挪金莲，款款而行。及至台端，猛一个转身，秀发随之翻飞，好似瀑布，飞流直下。

掌声、喝彩声再次响起。

台下的那位贵客看上去依旧不动声色，只有细心的人才会发现，贾虹一出场，他那双不大的眼睛便掠过一丝光芒，嘴角微微抖动了一下，但他很快便恢复了常态。

表演结束，贾虹款款步入舞台深处。

贵客慢慢举起双手，随着如潮的掌声，轻轻鼓起掌来。两只眼睛，却贪婪的如同两只抛出去的铁钩，紧盯着贾虹的背影，似乎要把这个美人拉回到自己的身边，拉到自己的怀抱。

贾虹消失了。

贵客把嘴贴在身边的那位仆从的耳边，悄声耳语着。

十位获奖名模的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尤其是贾虹，她的表演赢得的掌声最多。

“你今晚可是金鸡独立出尽风头了！”贾虹一下场，蓓蓓就扑上去拥抱她，向她祝贺。

“这有什么用，冠军也不能戴在我头上。”贾虹不以为然地一边说，一边换服装。

紧张的表演并没有让名模们忘记不公正的评比，她们凑到一起，依然是那个扯不完的话题。

“掌声就是最好的明证，不知评委们是聋子，还是瞎子。”蓓蓓为贾虹鸣不平，故意高声冲着一旁换装的娜娜说。

“那可不一定，你没听说如今有专门顾‘托儿’的吗，这年头可是嗑瓜子出臭虫——啥仁（人）都有啊！”娜娜不肯相让。

“照你的意思，台下的观众都是虹姐顾的‘托儿’啦？”

“顾没顾自己知道。”

二人话不投机，越说越难听。

蓓蓓质问道：“你评上冠军到底顾了多少‘托儿’，你说、你说呀！”

“那是凭本事评上的，评上的！”娜娜分辨道。

娜娜的这句话立即召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你快算了吧，谁不知道你把屁股卖给了张局长，要不然冠军能轮到你！”

“说说你让那个老头干过多少次，才换来了那顶皇后桂冠！”

“对，你说一说，说一说……”

屋子里一片混乱，娜娜力单势薄，她知道一张嘴哪斗得过十张嘴，最好的办法是脚底下抹油——开溜吧。

她匆匆换了衣服，在人们的哄笑声中仓皇而去。

名模们出了口恶气，心情舒畅起来，屋子里响起了欢声笑语。

贾虹为今天自己的表演得意，更为刚才痛快的一幕叫好，郁闷几天的心头仿佛重又露出了晴朗的蓝天。她换好服装，拎上手提包，向门外走去。

李仲还在那里等她呢。

“贾小姐，请您留步。”

叫她的是一位年轻人。整齐光亮的分头如同刚被牛舔过一般，白净的脸上挂着一副精巧的眼镜。他讲话的声音不

大，看上去人还挺文气。

这么多年来，贾虹经的多了。每次表演结束，都会有人前来纠缠。有的大款，被钱烧得不知该怎样打发时光，对模特们产生兴趣，以粗俗的语言，邀请她们去吃饭；有的“小白脸”，看上去文质彬彬，来邀你前去跳舞，其实一肚子坏水。

这一定又是一个想来找便宜的“小白脸”了。贾虹心里想，放慢了脚步。

“我们老板看了您的表演，仰慕您的风采，特意邀请您去吃宵夜，希望您能赏光。”“小白脸”依旧不紧不慢地道。

“你们老板是谁，我不认识呀！”

“我们老板是台湾来的汪先生，见一见不就认识了吗。”

贾虹对付纠缠的无赖有一套办法，那就是两个字：不理。

她说：“对不起，我的男朋友在外面等着呢。”

她边说边加快脚步，意欲尽快摆脱这个“小白脸”。

“小白脸”却不肯放弃，紧跟两步，追问道：“那么改日总可以吧？”

贾虹急欲脱身，搪塞道：“可以，可以。”说完，大步向门外走去。

这一切，始终在十余米之外的一位微微谢顶、五短身材的五十多岁的男子视野之内。他将整个身子躲在门后，只探出半个脑袋，两只眼睛死死盯着贾虹，像荒野的饿狼盯着猎物，一动不动。